

◇冯渊专栏·原乡物什

粪 箕

父亲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说鸡粪发酵之后,能改良土壤,种玉米的旱地里最好多施鸡粪。父亲自己不去捡粪,他有更重要的工作,在门市部一间小库房里硝羊皮。他穿着皮围裙,像一个屠夫,但手里并没有一只全羊,只有一张刮干净肉的皮。他将羊皮浸在放了盐和芒硝的水里。我每次走过那地方,都能闻到一股比任何粪都要臭十倍的气味。

父亲说,正好放暑假了,你和你姐,从今天开始,就去捡鸡粪,我按斤收购,一斤鸡粪七分钱。我那时大概六七岁,马上就答应了。

父亲给我和姐姐一人做了一只小粪箕。他找来一根又硬又宽的长竹条,在火上烤一下,折弯成粪箕的形状,再用三根厚篾作纬篾,用三根厚篾作经篾,一压一编,最后,在边缘地方将篾扭过来,挑一下,压一下,手起篾落,收尾成型。在四处羊皮味里,两个小粪箕散发着竹子的清香。

我过去对鸡粪避之唯恐不及,背上小粪箕,眼睛里就只有了鸡粪。姐姐也是。我们很快就为一泡鸡粪争吵了起来。很难断定一泡鸡粪到底是谁先发现的,争议既然没有结果,好的做法是两人分开行动。就这样,我们踏上了孤独的寻粪(吾乡方言,“寻粪”与“勤奋”同音)之路。

健康的鸡粪外形光滑,颜色赭红或青绿,要看鸡吃了什么。如果色泽灰白或是一滩褐色,那鸡基本是病了。

捡粪一般用带齿的铁粪耙。父亲说,那太危险了,你们这么小,万一跌倒了,趴在粪耙上,牙齿就没有了。他给了我们一人一双木筷,让我们像吃饭撇菜一样去撇鸡粪。

出门市部大院,往东走是七八九十队,往西走是一二三四五队,正对大门的是六队。姐姐从六队开始,往西走。我一路向东,沿着大路走到十队,从那里开始工作。先不走小路,小路上的鸡粪会引我误入歧途,工作节奏就会乱掉。到了十队,一路挨着捡回来,最后在六队跟姐姐集合。

村舍旁边是树林,树林是鸡最爱去的地方。鸡多粪多。我几乎不用直起腰来,蹲在地上,就能捡一圈。有宝塔糖形的,有蚯蚓形的。圆形的要把筷子插入其下,好好托住,小心放进粪箕里;长条的要平行托在筷子上方,迅速摺进粪箕。弄碎弄断,就会一塌糊涂。

十队、九队的树林大而密,凉阴阴的,地上鸡粪也多。楝树、榆树叶子散落在地上,也有落在鸡粪上的。微黄的落叶带一些蜡质,斜插在塔形褐色鸡粪上,这时我就有些犹豫,伸出筷子就会破坏它们柔美的结合,扔到粪箕里,就会塌软,跟其他不起眼的鸡粪混在一起了。

泡桐的大叶子笼罩一泡大的鸡粪,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泡桐叶子就怀疑下面有一泡大鸡粪,伸手去一一揭开来,有时是一只毛毛虫在乘凉,有时是一尾鸟羽,还有一次,居然是一个淡绿的玻璃球。

八队一家有条恶狗,八队我就绕过去了。

到七队时,鸡粪装满了大半个粪箕,这是一一筷子从地上捡起来的,是大人瞧不上眼的鸡粪,有一百七十多泡。现在,我可以悠闲一点了,就站起来,往小跑去。

有一家住在树林深处,独门独户。树叶堆积在房前屋后,好像很少有人走动。房子不大,没有什么值得看的。我走到房子后面,窗户没有玻璃,塑料纸蒙在窗框上,用图钉从外面钉好。如果图钉是白色的,我就走过去了。这家人用的是彩色的图钉,红、黄、蓝、绿样样都有,而且钉得特别密实,不免浪费了,固定塑料纸不需要这么多图钉。我想都没想,走上前去,伸手抚摸我最喜欢的那颗黄颜色的图钉。我摸来摸去,不忍离开。突然,啪的一声炸响在我脑袋上,一瞬间我几乎晕了过去。愣了好一会,我扭过头来,是一个女人,满面怒容,手里端着饭碗,她用筷子敲我的脑袋,用尽了她平生的力量。我走开去,她在后面吼:我早就注意到你了,原来图钉都是被你这贼东西抠走了。

我从来没有到过树林深处的这幢屋子,这些彩色图钉也是第一次看到。我没有跟她解释。我想,解释了她也不会听,我一定是代人受过了,肯定有和我一样喜欢这些彩色图钉的男孩。

一上午的好心情没有了。从六队回去,见到姐姐,我没有跟姐姐讲这件事。我们将鸡粪交给正在硝羊皮的父亲,他在这件库房的旁边临时搭建了一个小粪窖。他一一给我们过磅,在一个小抄写本上记下重量,还念出来给我们听。

想到这些鸡粪可以变成钱,我又开心了。

此后,我每天上午的工作就是捡鸡粪。一直到父亲建的那个小粪窖被填满。最后算账的时候,我是八十三斤六两,姐姐是八十六斤整。一满池发酵成熟的鸡粪,气味差不多抵得上硝羊皮了。

我问父亲要我的工钱,尽管我也算不清一共是多少钱,总之是一大笔钱。爸爸,八十三斤六两,是我用筷子一下一下捡起来的,我总共捡了一万下。我还捡到了几个玻璃球。父亲说,你知道多少是一万?净瞎说。不捡鸡粪你能捡到玻璃球吗?马上就要开学了,这些鸡粪钱,就给你缴学费吧。我很失落。这个暑假的活白干了,我不捡鸡粪,你也得给我缴学费呀。但那时,我不知道这样跟父亲争取我的权利。

我头上还有一个被人打肿的包,没有任何人知道。

冯渊,望江人。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正高级教师,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2022年起,在《文汇报》《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散文海外版》《美文》《飞天》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



◇信笔扬尘

文章的短

周建苗

不少短小文章,精短,隽永,如品茶,余甘,味长。

不到五百字,却能读出一个天地,一方风景,一种人生味儿。如一股清泉,静静流淌,碰到岩石,便能激起浪花,心灵的碰撞,尽是美。

文章的短,也是一种好,藏着一方天地,把四方上下、往古来今,宇宙之间,说清道透,读着,醍醐灌顶。

假日的午后,躲在书房中,泡一杯茶,焚一缕香,放着舒缓音乐,看着淡青酒瓶式花瓶,长着一抹绿萝,案头的一点绿,手捧一本书,读着苏枕月的《书屑集》,清静安稳,如此美好。

《小园之赋》写道:“读庾信《小园赋》。读到‘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二竿之竹’,便觉山也朗润,水也清和。今生恐不会有那一个小园,纵使年老。胸间蓄水,心底植竹。遥想,鱼衔花影去,风送竹响来。读书,喝酒。有风邀月,有月邀月。纵无小园,也已幸甚。”

这有程羽文《清闲供》所述的小蓬莱:“门内有径,径欲曲。径转有屏,屏欲小。屏进有阶,阶欲平。阶畔有花,花欲鲜。花外有墙,墙欲低。墙内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后有竹,竹欲疏。”这般同出一辙,一方小园,这样的一方心境,人间美好,所谓“酒行有醉,醉欲不归”,如此足矣。

《玉净花明》写道:“看冯梦龙《笑史》。写到一女子,写到女子容颜。只用‘玉净花明’四字,再无赘言。写女子,自不必写了眉再写眼,写了鬓再写髻的。只这一玉,一花,一净,一明。女子便已如玉的美,如花的好。便已莹莹如月,皎然出矣。古人用字俭省,吾以一筹记之。”

一玉,一花,一净,一明,字少,却留下无限想象,比长篇大论,读之意深。好的文字,难以阻挡人们的想象,不道破,更通透。美的境界,即简,

◇人间小景

院子

孙红兵

轻轻地推开老家的门,走进熟悉的小院里,浓浓的栀子花香迎面扑来,黄澄澄的大香橙还挂在枝头,墙边的紫薇枝繁叶茂,抢占了身边红枫的上层空间。树下一排大小不一,瓷瓦不同的花盆里,除了栀子花开洁白,其余的都是绿油油的。院内蚊蚋低吟,枝头鸟鸣婉转,墙角鼓蛙聒噪,新生的小猫仔,懒洋洋地瞄着我。

几年前父亲因病去世,不久后,独居的妈妈就经常摔得鼻青脸肿。她总是解释说滑倒了,我和哥哥虽然都很心疼,嘴上还是责怪她不小心。随着摔倒的次数增多,听着我们的责备,妈妈很委屈,也很无奈,不是明处有伤,总是想瞒着我们。

哥哥抽空带妈妈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发现小脑部位有个小瘤。我们以为找到病因,马

上到省立医院,准备住院做个小手术。住院检查后,专家给出的诊断结果跟脑部没有关系,可能是神经疾病“帕金森综合症”,并建议做进一步检查。我和哥哥急切想找出病因,带着妈妈到上海瑞金医院,托人找专家,最终诊断结果,还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帕金森综合症”,最让人失望的目前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随着手脚越来越不听使唤,妈妈心里也很焦躁,每次回家,她总是催我带她到医院看看,我总是不忍心拒绝,耐心解释,好好安慰,私下也和哥哥商量着怎么办。

姐姐家住在农村,房子宽敞,经商量先把妈妈安顿在姐姐家住,这下大家都放心些。妈妈也是个有性格的人,还没住个把月,就三天两头打电话给我,要我把她接回老家。

这就是我们看得见没有章法的春天

黑夜来袭,它们还能花枝招展吗有人想看看其卸妆的模样它们却藏在各自的影子里,假寐

只有月光踮起猫的脚步惜春,河水静静流淌没有泄露鱼的秘密当我们被清晨吵闹的鸟鸣叫醒时油菜花正铺天盖地着金色宣言

桃花小屋

十亩桃花的身后,隐藏着一幢幢典式小楼,一律灰色木屋那一定是设计师失恋时定下的调子

不时传来一两声狗吠嫁接树梗上,有一只只睁大的眼睛正打量着远道而来的人 and 一群惊飞的鸟

是桃花制造了风还是风吹落了桃花摆开迷惑阵依旧是春天的打手让劫数愚为指示标识

歧途中迷失的影子在多少岔道寻找出口转世桃花一直在风尘的正前方引诱更多人打听属于自己的小屋

正如穿衣吃饭。如许琐碎,可以时时念得?时时想得?时时记得?何人可堪此负?寻常,只许感激。于人,于事,于生命,于自然。”

寻常,生活方寸,人生琐碎。犹记得,未记得。随其来,又随之去。一瞬间,一念间,一投足,无关风月,只有世事。假如纳兰容若不被关在金笼中,让他自由地在“林间自在啼”,他的词作又会是怎样一番气象呢?谁能道得啊。寻常,只许感激。“感激”两字,包括人、事、生命、自然,这便足够了。

还有《如此庭扫》《赠汝月光》《一旦之觉》《青山见我》《花开花落》《此心自在》等,不一一而谈,皆在方寸间,又在万物中,可容,可品,可酌,可醉,可美,自得。

《书屑集》的小文,字少,却包罗万象,挥斥方遒,谈之,心头仿如有一个春天,百花齐放,有美好,有遐思,有悟得。仿如挖到一口干涸的古井,甘泉从井底中,涌了起来,清澈,欢快。

都说“诗歌用最少的文字飞翔”,文章的短,短得有灵魂,如“老树焕新枝”,令人眼前一亮。



沐浴春天

李昊天

摄

老家村庄里有几个老邻居,平时一起坐在院子里聊聊天,相互关照着,哥哥在乡镇学校上班早晚回来住。姐姐家也不远,每天中午过来做饭。我住在镇上,节假日哥哥要回城里住时,我带孩子回老家看看有什么需要做的事。

冬去春来,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跟往常一样,整个下午几个老邻居在一起,聊着一位刚逝去的婢婢。邻居散去,在家闷得慌的妈妈,走出小院来到沟渠边。哥哥下班回家,找到妈妈时,她已经掉进沟渠里摔得血流满面了。

我闻讯赶到医院,在急诊室外,看着尽显苍老的姐姐和头发花白的哥哥,我脑子里莫名地浮现,父亲临终前睁着已失去光泽的眼睛,微弱地喃喃着:“妈妈,我好冷……等我……等我穿好衣服。”我赶紧转过身去,擦拭喷洒而出的泪水。

再次回到老家,站在院子里,静静感受着初夏院子里的多彩多姿。

恍惚间耳边响起熟悉的呼唤:“回来啦!”我习惯地扭头寻找,仿佛看到妈妈年轻时的样子,闻到父亲强壮时的气息,姐姐背着我,哥哥牵着我的情景。这些温馨的时光从来没有消失,只是岁月的风沙把它埋在院子的泥土中。

模糊的梨花
在公园长椅上多坐了一会儿 尽量去吮吮这多汁的晨曦 早已错过了梨花带雨的季节
枝头上挂着含露的幼果 在微风里躲闪 少女青涩的心思,用树叶遮挡
想花期遭遇寒流的侵扰 落英缤纷是一场挽留不住的春雪 铺就着洁净和哀怨的幽径
只有水才能读懂一首唱晚的诗 刚刚过去的春天,没剩下什么印象 对于一棵梨树而言,也不知道今年是否花开
我在一片通透的薄雾中触摸记忆 模糊的样子,模糊的感觉 竟成了一茬模糊不清的春梦
徽州油菜花
真的奢华,用成吨成吨的黄金 装点新安江畔错落有致的道场 在触手可及的农谚里,声势浩大
坐南朝北的徽州民居 一律粉墙、黛瓦、马头墙 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突兀风水
攒动的心思,富甲一方 沿着宏村委婉的水系洄润 像汪氏家训,点亮祠前屋后每一洼福地
无梦到徽州,徽州西递的光阴 没有改变千年的成色 含金纯度媲美朴素、敦实的民风
油菜花,季节贡品,在黄山脚下朝拜 疑似轩辕黄帝炼出的仙丹 在燃烧的春风里,金光熠熠

◇信笔扬尘

碾一池墨香

吴永谷

古人有云:“一两黄金,一两墨。”墨,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它承载着中国千年文化的精髓。墨,是黑色的精灵,它不言语,却在纸上舞蹈。墨香弥漫,让思绪在纸上翱翔,勾勒出幅幅如诗的画卷,书写着一个个无尽的故事。

周作人在《买墨小记》中说:“玩墨这件事,不在物而在人,亦不在工人而在主人,去墨本身已甚远而近于收藏名人之著书矣。”周作人是钟爱墨的,他在文中说自己落伍,改不了用毛笔写字的习惯,而写毛笔字又避免不了买墨。因此,他热衷于收藏各式各样的墨。在他看来,墨的珍贵并不在它本身,而是使用者的心灵与墨的交融,赋予了它价值。

《晁氏墨经》中有云:“凡墨,药尚矣。”小时候,我脸上长了疹子,爷爷就用毛笔给我写一个“王”字,或者画个圆圈。问他这样做有何说法,他挠了挠头说:“老一辈传下来的,俺也说不明白,可能是把病给镇住吧!”后来我渐渐长大,偶然间读到一句:“奇墨入纸龙凤舞,内外兼用病魔寒。”才明白药和墨的共通之处,药物可以被用来制墨,而墨汁也可以入药。我曾在网上看过制墨的方法,那步骤是极其繁琐的,需用桐树籽制作桐油,盖一个瓷碗在油灯上取烟灰,将采集的烟经过洗涤、晾晒后,还需阴干两年。等时间到,完全褪去湿气后,要加入十几种药材熬制胶状,再放入珍珠粉等熬成团状,捶打至光泽,装入模具后,最后再晾晒半年才制成。我佩服这些匠人,用时间和汗水,铸造出如此完美的墨。

上大学时,书法课老师让我试一下磨墨。我心想这有何难,不就把墨条化开,于是,自信满满地往砚台倒上一汪水,努力来回刷磨。可怎么磨也不见变浓,这时,我们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非人磨墨墨磨人。”然后他在砚台上滴上一滴水,拿着墨条顺着一个方向,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地磨着。等磨出油了,再滴上一滴水继续研磨,如此重复了三次,终于磨出了乌黑油亮的墨汁。我突然明白老师那句话的深意,原来,看似是人在将硬墨磨化为墨汁,但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墨汁打磨着。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自称“墨客”。如今,我也开始创作一些“豆腐块”文章,自诩也是半个墨客了。我想,我需磨好自己的墨,认真雕琢每一个字,当我的墨在纸上流淌时,能散发出淡淡的幽香,在时光里芬芳。

陈田的诗词

西江月·麦李花赞
花小盛开低调, 满枝串串情高。 冠荫树下细风摇。 犹显怜香安好。 花赞无缘麦李, 落残隐逝尘嚣。 幸得诗主尽心了。 美誉悄然来到。
西江月·无题
柳絮翻飞狂舞, 落红遍地情殇。 晚春回首绿荫扬。 雏鸟夏虫登场。 春媚惜别善感, 柳瘦犹显情长。 向阳一展喜洋洋。 属我浪潮心畅。
白紫藤感悟
冰洁幽帘一树花, 清风拂面醉流华。 梦余燕雀尽欢悦, 原是紫藤俏白纱。

